



蓝天哨兵

封 面、插 图：

俞士梅 吴祯祥 屈建国

蓝 天 哨 兵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092 每册 0.4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南京部队空军业余作者的十四篇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通过空军部队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部队的思想工作、战友们的亲密团结以及从实战的需要出发，加强战备等各个侧面，塑造了空军航空兵、高炮、雷达等战士的英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 录

闪光的军号·····	林正义 (1)
空中钢刀·····	窦志先 (25)
第一发炮弹·····	李吉宁 (39)
朝霞灿烂·····	黄知义 (53)
我的长机·····	廖汝耕 (67)
合练之前·····	冷永泰 (80)
今年最后一个飞行日·····	苏正湘 (96)
领航主任·····	窦志先 (108)
石头班长·····	石奎安 (121)
理想之歌·····	刘 阳 华 彤 (130)
叮叮铃声·····	王苏红 (148)
天鹰练翅·····	黄知义 (164)
荧光闪亮·····	铁 虎 (173)
延安的种子·····	华 彤 (182)

闪光的军号

林 正 义

一

“报告！”通讯员小刘“腾”地一下蹦进了副师长吕文光的办公室，高兴得连敬礼都忘了，把手中拎着的打得棱角分明、被子已经发白的背包往前一举，快活地喊道：

“副师长，师长回来啦！”

吕文光正俯在桌前，皱着眉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听见小刘的喊声，他抬起眼睛，问了一句：“哪个师长？”

可是当他的眼光落在那从背包侧面露出的闪光的号筒和飘在背包下面那块红绸子上的时候，顿时兴奋起来，轻声地喊道：“噢！正盼着你哪，我的老战友！”

小刘说：“我去给他铺床去。”说完转身就跑，猛不防与刚从屋外进来的人“嘣”地撞了个满怀。

“嘿哟！小刘这是在考验我的身体吧？没问题，千里行军我还走得了，你几下子还撞不动我。”来人说说着叉开双腿站在那里，“不信你撞几下试试！”

小刘不好意思地笑着摸了一下头：“程师长，把我的头都撞疼了！”

程师长望着小刘跑去的背影哈哈大笑起来。

吕文光伸出双手迎上前去说：“老程，支左五年，你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程启新一边同吕文光握手，一边用手抚了抚斑白的鬓角说：“你看看，这些白头发在对我说：‘你老啦，你老啦！’可我偏不听那个，我要跟它斗一斗，再干几十年，那时候再向马克思去报到。”说完，他一边笑着，一边在办公桌旁与吕文光对面坐下来。吕文光给程启新倒了杯茶。

两个老战友互相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刚才还充满爽朗的笑声，现在一下子显得很静了。

师长程启新与副师长吕文光年龄相同，都是五十岁，可看上去，程启新要比吕文光老一些。他那宽宽的额头上横展着三道长长的纹路，经过多年斗争岁月的刻划，已显得很深了。微红的脸膛上，可能是由于胡茬太多的缘故，总象还带着一点往日战场上的硝烟。眼角的鱼尾纹，笑的时候密集，沉思的时候展开，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这是个思想活跃而深沉的人。

吕文光的面貌与程启新大不相同。他比较白胖，头发很黑，间或杂有一两丝白发。脸上皱纹很少，只是嘴角旁的两道深纹，显示出果决而自信的神态。

他们俩是三十多年的老战友了。两人的老家都在陕北。一九三九年，都才十六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成为部队里两名“红小鬼”。以后南北转战，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全国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程启新调到其他部队去了。但文化大革命前，程启新又调回了原单位，两个老战友又到了一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个人曾一起出去支左。不过，吕文光三年前就回部队了。

这次程启新支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同这位老战友好好谈谈心。因为他支左中间回过几次部队，曾听到一些干部、战士对吕文光的反映，说“副师长工作凭经验，抓军事不讲政治，抓政治不讲路线。”他还发觉吕文光常爱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现在不象过去战争时期了，带带兵，蛮单纯，部队没有那么些矛盾和斗争。”程启新感到情况不妙：老战友的思想偏了路哩！需要给他“一巴掌”啦！现在刚一见面，程启新不想急促出击，他要先观察一下。出人意外的是，他发现吕文光好象正深深陷入了烦恼之中。

“嗯？”程启新先发了话，“情绪不大对头嘛！”

吕文光望着程启新，有些紧张地思考着：“这件事，怎么跟老战友讲呢？”

程启新看到吕文光皱着眉头，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高声说：“你在打什么埋伏？思想‘卡壳’啦！”

吕文光叹了口气：“不是思想‘卡壳’，是身子不想动啦！”说着把刚才写字的那张纸推到程启新面前。

程启新拿起来一看：“噢？！”

只见纸上写着一行字：“关于本人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到五·七干校任职的报告。”

程启新以有些异样的眼光，对吕文光看了看。

吕文光捏着一支铅笔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解嘲似地说了一句：“让我去五·七干校当副校长，我怎么干得了哇？！”

程启新用平缓的语气，但是单刀直入地问：“是干不了，还是不想干？”

吕文光微怔了一下，然后粗粗地喘了口气：“就算不想干

吧！我当个副师长，带带兵，也还可以嘛！为什么一定要去干校当什么副校长？搞文的那套我不行。”

“这不大象你说的话嘛！”程启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从前打仗攻碉堡的时候，命令你去把它拿下来，你也这样说？‘这一套我不行，找别人吧！’这象话嘛！”

“噫！这又不是打仗！”吕文光把手中的铅笔往桌上一扔。

程启新耸起眉头注视着吕文光，心头有些沉重了。

“我一定向党委打报告，请求党委考虑一下我的要求！”吕文光说完把程启新面前的那张纸拉回去，放进抽屉，然后有些烦躁地站起身，把两个袖管往胳膊肘上一撻，两手往腰里一掬，右边手臂上便露出一道红色的伤疤来。

这个动作，程启新是太熟悉了。过去战争年代里，吕文光当连长指挥部队作战的时候，每当发起冲锋之前，他就这么把袖管往胳膊肘上一撻，两手往腰里一掬，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然后便拎着驳壳枪第一个冲到队伍最前边。那时候副营长程启新是多么喜爱吕文光这个动作啊！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再次与这位老战友到一起后，程启新发现吕文光这个动作做得多了：不管在队列前讲话，还是同别人争论问题，他都好做这个动作。特别是当他给战士们讲起他立过大功的碧泉山战斗的时候（他是经常讲的），更要把袖子撻得高高的，给战士们看他手臂上那道发红的伤疤。程启新对吕文光的这个动作是越来越有些反感了。不仅反感，他每当看到老战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便产生一种担心，好象浓雾天大街上交通岗亮起了红灯一样，使他的脑海里开始朦胧地闪出一种危险的信号……

程启新双眉紧蹙，目光更加深沉了。面前的问题使他意识到，老战友的思想已不是“一巴掌”所能解决的了。

程启新脑中正在考虑怎样选择“突破口”，门外边喊了声：“报告！”通讯员小刘攥着那把亮闪闪的军号跑了进来。

小刘“刷”地向程启新敬了个礼，然后带有几分孩子气地恳求说：“程师长，你把这号带去支左，现在我可看到它啦！你借给我学一学吧！”

程启新故意板起脸，说：“喔？那怎么行！这号可不能随便吹，让你这么一吹，军营还不乱啦！”

小刘认真地央求说：“我在休息时到营房东边山背后去练，保证不让别人听到！”

程启新笑了笑：“那好吧！不过你每天可要送回我那里去！”

小刘高兴地说：“是！”然后敬了个礼，跑出去了。

“这小鬼，蛮聪明！”程启新喜爱地说。

吕文光对小刘拿着的那把号，象对程启新一样熟悉。可他觉得现在程启新都当师长了，还常常带着一把号，有些不大象样子，便说：

“老程，你都老大不小当那么些年师长了，把那把号丢掉算啦！”

“什么？！”程启新这一次瞪大了眼睛，盯住吕文光。一霎那间，他说不清心中升起的是惊讶还是激愤。他只觉得眼前的老战友变得非常陌生，离得十分遥远了。

吕文光看到程启新骤变的脸色，忙笑笑说：“好了，算我没说。你喜欢，尽管带着它。”

程启新没吱声。他只用手把面前的一只茶杯攥得紧紧的，可是透进手心里来的是一股凉气。

二

第二天清晨。起床号还没有吹，军营里一片静悄悄。

靠指挥连菜地旁边是一排整齐的平房，这排平房本是后勤的仓库。程启新觉得自己又没带家属随军，不要占那么多房子，就要了其中一间作为他的单人宿舍。新任师长田兴和张政委百般劝说让他住在干部宿舍，可他说这里靠着菜地，空气好，早晨出外活动方便，硬是让小刘把他的背包铺在这里。

此刻，有一个小战士正踮着脚尖站在师长单人宿舍的后窗下，把脸紧贴着窗玻璃，在从窗帘缝往里看，他的身旁放着两把锄头。

仔细听，屋子里传出一阵低低的号声，吹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号声圆润、悦耳，就象一个男低音在唱：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小战士显然是听得入神了。他抿动着厚溜溜的嘴唇，把身子向上一耸，不小心，“咣啷”一声把身旁的两把锄头碰倒了。

“谁？”屋子里窗帘拉开了，露出师长程启新那熟悉的面孔。

“程师长，是我。”小战士把从地上扶起的锄头举了举。

“啊，小刘！你等等，我就来。”

小刘拎着两把锄头跑到菜地边上，拾起一块石头，坐在

那里磨起锄刃来了。

小刘入伍才两年，跟程师长认识不到三个月。那是他当了通讯员后不久，到支左单位去给程师长送文件，算是第一次见了面。他回来之后，对班里战友们高兴地讲：“我总算见到咱们程师长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啦！”这小刘对程师长的印象所以“太深太深”，主要倒不是因为他这次的见面，而是他从入伍之后听到首长和老战士们讲的关于程师长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关于程师长那把军号的故事，最吸引小刘。因此他早就想看一看，摸一摸，吹一吹这把军号。程师长现在支左回来，他总算如愿以偿了。昨天下午他拿着那把军号到后山去吹，当他看到那被擦得金光闪闪的号身、那一团火焰般鲜艳的红绸和号筒上斑驳的弹痕的时候，他不禁又想起了关于程师长的许多战斗故事，于是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象程师长那样的无畏战士。

小刘每当同程师长接触总感到十分亲切，这同跟吕副师长在一起时的感觉大不一样。吕副师长的伤疤的故事，也许因为他讲得遍数太多了吧？小刘现在听起来已经不激动了。他特别不服气的是，有一次吕副师长对他讲完“参军以后第一仗”的故事后，对他说：“我们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打死过好多敌人啦，可你呢，就知道送信！”小刘想：现在帝国主义如果敢来侵略，我也会打死许多敌人的。送信怎么啦？不也是革命工作吗？！程师长就不是这么说。昨天晚上，小刘到程师长那里去送水，见他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让小刘坐下来后，便问小刘：“我考考你，什么是两个彻底决裂？”小刘马上站起来大声答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

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程师长听了特别高兴，充满感情地说：“好！你们现在这么大就开始懂得马列主义啦！可我们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光懂得跟红军走打白狗子，才有活路。后来在革命队伍里时间长了，才学了一些革命道理。小刘，要好好学习，可别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啊！”小刘听了，用劲地点头。望着鬓发斑白的老首长，他心里是多么激动啊！临走时，程师长还告诉小刘早上起床后来喊他一块儿去菜地锄草。

想到这里，小刘不由得轻轻吐出了一句：“就是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啊？”不知什么时候，程师长已经站在身后了。

小刘有些尴尬。他站起来，将一把锄头递给程师长说：“我说这两把锄头不一样。”说完，便低头去锄菜地里的草。

程启新看了看小刘红红的脸庞，若有所思地问道：“小刘，我那把号好吹吗？”

小刘立刻高兴地说：“师长，那把号真好！我越吹越想吹！”

“怎么？不想当通讯员了，想当司号员？”

“通讯员也想当，司号员也想当。在陕北的时候，你不是都想过？！”小刘歪过头来看了看程师长。

“嗨！调查研究搞得不错嘛！”程启新一边弯腰把一棵同豆秧长在一起的草拔掉，一边说，“可你知道这司号员手中的号意味着什么吗？”

小刘想了想，说：“那是司号员的武器呀！打仗冲锋，他一吹大家就一齐上！”

“可是司号员想吹就吹吗？”

“那当然是连长，或者指导员让他吹的。”

“那么连长、指导员想吹就吹吗？”

“那当然是上级指示的。”

“上级又是谁指示的呢？”

“那……党中央毛主席！”

“对了！”程启新看着小刘严肃而有些激动地说，“我们部队是党的武装。我们听从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冲锋号一吹，部队就要上。因为那是党的号令啊！听不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这是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原则问题。”

小刘看着程师长用劲地点点头，表示懂得了他的话。可是小刘心里对程师长讲这番话的用意，还是不大明白：难道程师长真的想叫我去当司号员吗？他哪里知道程师长此刻胸中正思潮汹涌，而昨天夜里几乎一夜失眠啊！

昨天下午程启新带着激动不安的心情从吕文光办公室出来，到下面去跑了几个连队。部队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团结紧张的战斗生活，深深感染了他，渐渐驱散了他心中的不快。可是到直属营三连开了一次干部、战士座谈会，却使得程启新更加不安起来。

三连干部、战士对前个阶段师里在这个连队搞的军事训练试点提出了尖锐意见，说副师长亲自抓试点，提出了“专心苦练出硬功，人人争当神枪手”的口号，让各班、排突击训练，结果影响了全连的政治学习。二班战士在读报时看到一篇批判孔老二的文章，全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卖国贼林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和孔老二企图复辟奴隶制是同一种思潮，都是复辟，都是倒退。因此二班向党支部建议，全连都应

该好好学习这篇文章，联系孔老二批判林彪，加强全连的路线教育。党支部准备采纳这个意见，可是汇报到试点工作组，吕副师长说：“不要胡来，批判孔老二是学术讨论，我们是搞武的，又不是搞文的。不能搅乱工作组的安排！”结果把二班的建议顶了回去。三连干部、战士说：“吕副师长只抓军事，不抓政治，象这样搞下去，部队非带偏不可！”

听到这样的批评，程启新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连队广大干部、战士觉悟这样高，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出现一点干扰用不到紧张，对部队倒是个锻炼。担忧的是，老战友吕文光自以为“带带兵还可以”，照这样带下去，他带到哪条路上去啦！联系到他对待工作调动的态度，这可决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哩！

昨晚，程启新枕着手臂翻来复去地不能入睡。他认真地思考着：老战友吕文光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刚才他对小刘说的一番话，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好长时间，小刘见程师长只顾闷头锄草，不再开腔，以为他弯腰干得太累了，便说：“师长，歇一会儿吧，给我讲讲战斗故事！”“噉？你愿意听故事？吕副师长不是常给你们讲吗？”程启新一面问，一面在地头跟小刘一块儿坐下来，用瓦片刮着锄板上的泥。

“吕副师长讲故事我不爱听！”小刘随口说。

“怎么？”程启新抬起头来问。

“反正……”小刘支吾着，“我，我不好犯自由主义啊！”

“唔！那么就算我代他向你征求意见吧，怎么样？”

“征求意见？”一句话引出了小战士的不满，他的顾虑一转

眼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吕副师长才从来不征求意见哪！他给我们指挥连讲过两堂军事课，差不多光讲他过去参加的一些战斗。他还说枪打得百发百中才是真本事，跑掉一发就不算过得硬。哼，一点也不讲政治。咱们连长给他提意见，他也不虚心接受，更别提征求意见了！”小刘说完把嘴巴也撅起来。

“他不接受，你可以向师党委提嘛！”程启新此时心中感到一阵燥热，但他对小刘说话的声调还是平静的。

“他是首长，咱是战士，怎么好提？！”小刘看了程师长一眼。

程启新看着小刘直率、坦白的样子，心想：多好的战士啊！脱离这样的战士不掉队才怪哩！

程启新和小刘刮完锄头，两人站了起来。程启新抚着小刘肩头说：“你对毛主席著作不是学得很用心嘛，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给忘了：‘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对首长怎么不能提意见？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同志都要对革命负责。我们通过组织给领导提意见，这正是对革命负责啊！你想，你看到个别领导做的事不符合毛主席教导，若不帮他改，他怎么能领导部队同全军步调一致呢？以后，你带头先给我提意见，好不好？”

“师长！……”小刘望着程师长那亲切的笑容，激动地捧起了他伸过来的大手。

三

党委会议室内，腾腾的烟雾还没有散尽。会议桌对面只剩下两个人了，这就是程启新和吕文光。

他们把目光射在对方的脸上，好象有些互不认识了。

吕文光坐在那里，面孔涨红，连额上的血管也暴了起来。刚才会上，其他同志对他提出的批评，都已记不清楚了。现在他脑里反复回响着的是程启新发言结束时的一句话：“我认为吕文光同志近来的表现是居功自恃，忘乎所以！”

当这句话从程启新口中吐出来的时候，仿佛有一颗炸弹从吕文光的耳鼓钻进他的脑袋里爆炸了！

平时，党委有的同志对吕文光提出批评帮助，他是不大在乎的。热情诚恳的谈心也好，严肃尖锐的意见也好，吕文光觉得无非是那么两条：不爱学习，骄傲情绪。对于前一条，他是承认的。可是这应该得到谅解啊！从小到部队，一边打仗一边学了一点文化，哪能象知识分子那样会钻书本！带部队，抓军事，自己还可以嘛！至于第二条，他不以为然。特别是年轻的新任师长田兴批评他这一点的时候，他更不服气。他想：我当副团长的时候，你才是个刚刚脱下战士装的排长，现在你当师长了，可是带兵打仗你懂得多少？还来批评我！他又想到：参加革命这么多年，看一看和自己资历相同的战友，有的都当了很负责的干部了，自己还是个副师长，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骄傲，不过是有时自己讲讲过去的战斗经历，有人就认为是摆老资格了。老资格是客观存在，又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因此，他对这些意见是左耳进，右耳出，不往心里去。可这次程启新的话，对他刺激太大了！这不仅因为这些话说得太严重，更使吕文光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些话竟是出自对自己最了解的老战友之口。

吕文光觉得心血上涌，头脑发胀。他猛地一下站起来，将

两个袖管一撸，把双手往腰间一杈，手臂上那道伤疤又露出来了。他刚要开口对程启新进行质问，却见程启新指着 he 手臂上的伤疤，用平静的声调问：

“文光同志，你忘了这块伤疤是怎么留下的吧？”

“噢！你还看得到我这块伤疤？！我一天也没忘它是怎么留下的。我觉得你倒是把我们共同战斗的那些经历给全忘了！”吕文光盛怒之下，话语滔滔而出，“我难道不是跟你一起光着脚丫子走到革命队伍里来？我难道没有跟你一起同敌人作过出生入死的战斗？我难道没有跟你一起为党为人民建立过功勋？就是全国解放后我们离开了，可现在你也看得到，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也跟着党走过来啦！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你一起出去支左，不是也完成任务了么？就是这些都不讲，我参军、入党都三十多年啦！总算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吧？我现在只不过向组织提出这么一点个人的要求，说到底也不算怎么过分吧？”

听了吕文光这番话，程启新心痛如绞。他用手抚了抚额头，眼睛微微闭了一下，两道浓眉几乎拧到了一起。吕文光以为程启新被他的话感动了，便怒气稍平一些，放低声音继续说：

“老程，你对自己严格要求，党指到哪里打倒哪里，我和大家一样佩服你。可你不能要每个同志都完全和你一样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嘛！”

“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程启新用微微颤抖的声调问。

“我的具体情况是年过半百，身体不佳。对军事这一套还熟悉，当个副师长还过得去。去五·七干校当副校长，用得着去讲刺杀、投弹、迂回、卧倒吗？”吕文光虽然刚才会上表示